

第三十三回

宋公伐齐纳子昭 楚人伏兵劫盟主

话说高虎乘雍巫统兵出城，遂伏壮士于城楼，使人请竖刁议事。竖刁不疑，昂然而来。高虎置酒楼中相待，三杯之后，高虎开言：“今宋公纠合诸侯，起大兵送太子到此，何以御之？”竖刁曰：“已有易牙统兵出郊迎敌矣。”虎曰：“众寡不敌，奈何？老夫欲借重吾子，以救齐难。”竖刁曰：“刁何能为？如老大夫有差遣，惟命是听！”虎曰：“欲借子之头，以谢罪于宋耳！”刁愕然遽起。虎顾左右喝曰：“还不下手！”壁间壮士突出，执竖刁斩之。虎遂大开城门，使人传呼曰：“世子已至城外，愿往迎者随我！”国人素恶雍巫、竖刁之为人，因此不附无亏，见高虎出迎世子，无不攘臂乐从，随行者何止千人。国懿仲入朝，直叩宫门，求见无亏，奏言：“人心思戴世子，相率奉迎，老臣不能阻当，主公宜速为避难之计。”无亏问：“雍巫、竖刁安在？”懿仲曰：“雍巫胜败未知。竖刁已为国人所杀矣。”无亏大怒曰：“国人杀竖刁，汝安得不知？”顾左右欲执懿仲，懿仲奔出朝门。

无亏带领内侍数十人，乘一小车，愤然仗剑出宫，下令欲发丁壮授甲，亲往御敌。内侍辈东唤西呼，国中无一人肯应，反叫出许多冤家出来。正是：“恩德终须报，冤仇撒不开。从前作过事，没兴一齐来。”这些冤家，无非是高氏、国氏、管氏、鲍氏、宁氏、陈氏、晏氏、东郭氏、南郭氏、北郭氏、公孙氏、闾邱氏众官员子姓。当初只为不附无亏，被雍巫、竖刁杀害的，其家属人人含怨，个个衔冤，今日闻宋君送太子入国，雍巫统兵拒战，论起私心，巴不得雍巫兵败，又怕宋国兵到，别有一番杀戮之惨，大家怀著鬼胎。及闻高老相国杀了竖刁，往迎太子，无不喜欢，都道：“今日天眼方开！”齐带器械防身，到东门打探太子来信，恰好撞见无亏乘车而至，仇人相见，分外眼明，一人为首，众人相助，各各挺著器械，将无亏围住。内侍喝道：“主公在

此，诸人不得无礼！”众人道：“那里是我主公！”便将内侍乱砍，无亏抵挡不住，急忙下车逃走，亦被众人所杀。东门鼎沸，却得国懿仲来抚慰一番，众人方才分散。懿仲将无亏尸首抬至别馆殓殓，一面差人飞报高虎。

再说雍巫正屯兵东关，与宋相持，忽然军中夜乱，传说：“无亏、竖刁俱死，高虎相国率领国人，迎接太子昭为君，吾等不可助逆。”雍巫知军心已变，心如芒刺，急引心腹数人，连夜逃奔鲁国去讠。天明，高虎已到，安抚雍巫所领之众，直至郊外，迎接世子昭，与宋、卫、曹、邾四国请和，四国退兵。高虎奉世子昭行至临淄城外，暂停公馆，使人报国懿仲整备法驾，同百官出迎。

却说公子元、公子潘闻知其事，约会公子商人，一同出郭奉迎新君。公子商人拂然曰：“我等在国奔丧，昭不与哭泣之位，今乃借宋兵威，以少凌长，强夺齐国，于理不顺。闻诸侯之兵已退，我等不如各率家甲，声言为无亏报仇，逐杀子昭。吾等三人中，凭大臣公议一人为君，也免得受宋国箝制，灭了先公盟主的志气。”公子元曰：“若然，当奉宫中之令而行，庶为有名。”乃入宫禀知长卫姬。长卫姬泣曰：“汝能为无亏报仇，我死无恨矣。”即命纠集无亏旧日一班左右人众，合著三位公子之党，同拒世子。竖刁手下亦有心腹，欲为其主报仇，也来相助，分头据住临淄城各门。国懿仲畏四家人众，将府门紧闭，不敢出头了。高虎谓世子昭曰：“无亏、竖刁虽死，余党尚存，况有三公子为主，闭门不纳，若欲求入，必须交战，倘战而不胜，前功尽弃，不如仍走宋国求救为上。”世子昭曰：“但凭国老主张。”高虎乃奉世子昭复奔宋国。

宋襄公才班师及境，见世子昭来到，大惊，问其来意，高虎一一告诉明白。襄公曰：“此寡人班师太早之故也。世子放心，有寡人在，何愁不入临淄哉？”即时命大将公孙固增添车马。先前有卫、曹、邾三国同事，止用二百乘，今日独自出车，加至四百乘。公子荡为先锋，华御事为合后，亲将中军，护送世子，重离宋境，再入齐郊。时有高虎前驱，把关将吏，望见是高相国，即时开门延入，直逼临淄下寨。宋襄公见国门紧闭，吩咐三军准备攻城器具。城内公子商人谓公子元、公子潘曰：“宋若攻城，必然惊动百姓，我等率四家之众，乘其安息未定，合力攻之，幸而胜固善，不幸而败，权且各图避难，再作区处，强如死守于此，万一诸侯之师毕集，如之奈何？”元潘以为然。乃于是日，夜开城门，各引军出来劫宋寨，不知虚实，单劫了先锋公子荡的前营。荡措手不及，弃寨而奔。中军大将公孙固闻前寨有失，急引大军来救。后军

华御事同齐国老大夫高虎，亦各率部下接应，两下混战，直至天明。四家党羽虽众，各为其主，人心不齐，怎当得宋国大兵。当下混战了一夜，四家人众，被宋兵杀得七零八落。公子元恐世子昭入国，不免于祸，乘乱引心腹数人，逃奔卫国避难去讫。公子潘、公子商人收拾败兵入城，宋兵紧随其后，不能闭门，崔夭为世子昭御车，长驱直入。上卿国懿仲闻四家兵散，世子已进城，乃聚集百官，同高虎拥立世子昭即位，即以本年为元年，是为孝公。孝公嗣位，论功行赏，进崔夭为大夫。大出金帛，厚犒宋军。襄公留齐境五日，方才回宋。时鲁僖公起大兵来救无亏，闻孝公已立，中道而返，自此鲁、齐有隙，不在话下。

再说公子潘与公子商人计议，将出兵拒敌之事，都推在公子元身上。国、高二国老，明知四家同谋，欲孝公释怨修好，单治首乱雍巫、竖刁二人之罪，尽诛其党，余人俱赦不问。是秋八月，葬桓公于牛首冢之上，连起三大坟。以晏蛾儿附葬于旁，另起一小坟。又为无亏、公子元之故，将长卫姬、少卫姬两宫内侍宫人，悉令从葬，死者数百人。后至晋永嘉末年，天下大乱，有村人发桓公冢，冢前有水银池，寒气触鼻，人不敢入，经数日，其气渐消，乃牵猛犬入冢中，得金蚕数十斛，珠襦玉匣，缯彩军器，不可胜数，冢中骸骨狼藉，皆殉葬之人也。足知孝公当日葬父之厚矣。亦何益哉！髯仙有诗云：

疑冢三堆峻似山，金蚕玉匣出人间。

从来厚蓄多遭发，薄葬须知不是慳。

话分两头。却说宋襄公自败了齐兵，纳世子昭为君，自以为不世奇功，便想号召诸侯，代齐桓公为盟主。又恐大国难致，先约滕、曹、邾、鄆小国，为盟于曹国之南。曹、邾二君到后，滕子婴齐方至，宋襄公不许婴齐与盟，拘之一室。鄆君惧宋之威，亦来赴会，已逾期二日矣。宋襄公问于群臣曰：“寡人甫倡盟好，鄆小国，辄敢怠慢，后期二日，不重惩之，何以立威！”大夫公子荡进曰：“向者齐桓公南征北讨，独未服东夷之众。君欲威中国，必先服东夷，欲服东夷，必用鄆子。”襄公曰：“用之何如？”公子荡曰：“睢水之次，有神能致风雨，东夷皆立社祠之，四时不缺。君诚用鄆子为牺牲，以祭睢神，不惟神将降福，使东夷闻之，皆谓君能生杀诸侯，谁不耸惧来服？然后借东夷之力，以征诸侯，伯业成矣。”上卿公子目夷谏曰：“不可，不可！古者小事不用大牲，重物命也，况于人乎？夫祭祀，以为人祈福也。杀人以祈人福，神必不飨。且国有常祀，宗伯所掌。睢水河神不过妖鬼耳！夷俗所祀，君亦祀之，未见君之胜于夷也，而谁肯服之？齐桓公主盟四十年，存亡继绝，岁有

德施于天下。今君才一举盟会，而遂戮诸侯以媚妖神，臣见诸侯之惧而叛我，未见其服也。”公子荡曰：“子鱼之言谬矣，君之图伯与齐异。齐桓公制国二十余年，然后主盟，君能待乎？夫缓则用德，急则用威，迟速之序，不可不察也。不同夷，夷将疑我；不惧诸侯，诸侯将玩我。内玩而外疑，何以成伯？昔武王斩纣头，悬之太白旗，以得天下。此诸侯之行于天子者也，而何有于小国之君？君必用之。”

襄公本心急于欲得诸侯，遂不听目夷之言，使邾文公执鄆子杀而烹之，以祭睢水之神。遣人召东夷君长，俱来睢水会祀，东夷素不习宋公之政，莫有至者。滕子婴齐大惊，使人以重赂求释，乃解婴齐之囚。曹大夫僖负羁谓曹共公襄曰：“宋躁而虐，事必无成，不如归也。”共公辞归，遂不具地主之礼。襄公怒，使人责之曰：“古者国君相见，有脯资饩牢，以修宾主之好。寡君逗留于君之境上，非一日矣，三军之众，尚未知主人之所属，愿君图之！”僖负羁对曰：“夫授馆致饩，朝聘之常礼也。今君以公事涉于南鄙，寡人亟于奔命，未及他图。今君责以主人之礼，寡君愧甚，惟君恕之！”曹共公遂归。

襄公大怒，传令移兵伐曹。公子目夷又谏曰：“昔齐桓公会盟之迹，遍于列国，厚往薄来，不责其施，不诛其不及，所以宽人之力，而恤人之情也。曹之缺礼，于君无损，何必用兵？”襄公不听，使公子荡将兵车三百乘，伐曹围其城。僖负羁随方设备，与公子荡相持三月，荡不能取胜。是时，郑文公首先朝楚，约鲁、齐、陈、蔡四国之君，与楚成王为盟于齐境，宋襄公闻之大惊。一来恐齐、鲁两国之中，或有倡伯者，宋不能与争，二来又恐公子荡攻曹失利，挫了锐气，貽笑于诸侯，乃召荡归。曹共公亦恐宋师再至，遣人至宋谢罪，自此宋、曹和睦如初。

再说宋襄公一心求伯，见小国诸侯纷纷不服，大国反远与楚盟，心中愤急，与公子荡商议。公子荡进曰：“当今大国，无过齐、楚。齐虽伯主之后，然纷争方定，国势未张，楚僭王号，乍通中国，诸侯所畏。君诚不惜卑词厚币，以求诸侯于楚，楚必许之。借楚力以聚诸侯，复借诸侯以压楚，此一时权宜之计也。”公子目夷又谏曰：“楚有诸侯，安肯与我？我求诸侯于楚，楚安肯下我？恐争端从此开矣。”襄公不以为然。即命公子荡以厚赂如楚，求见楚成王。成王问其来意，许以明年之春，相会于鹿上之地。公子荡归报襄公，襄公曰：“鹿上，齐地，不可不闻之齐侯。”复遣公子荡如齐修聘，述楚王期会之事，齐孝公亦许之。时宋襄公之十一年，乃周襄王之十二年也。

次年春正月，宋襄公先至鹿上，筑盟坛以待齐、楚之君。二月初旬，齐

孝公始至。襄公自负有纳孝公之功，相见之间，颇有德色，孝公感宋之德，亦颇尽地主之礼。又二十余日，楚成王方到。宋、齐二君接见之间，以爵为序，楚虽僭王号，实是子爵。宋公为首，齐侯次之，楚子又次之，这是宋襄公定的位次。至期，共登鹿上之坛，襄公毅然以主盟自居，先执牛耳，并不谦让。楚成王心中不悦，勉强受献。襄公拱手言曰：“兹父忝先代之后，作宾王家，不自揣德薄力微，窃欲修举盟会之政。恐人心不肃，欲借重二君之余威，以合诸侯于敝邑之孟地，以秋八月为期。若君不弃，倡率诸侯，徼惠于盟，寡人愿世敦兄弟之好。自殷先王以下，咸拜君之赐，岂独寡人乎？”齐孝公拱手以让楚成王，成王亦拱手以让孝公，二君互相推让，良久不决。襄公曰：“二君若不弃寡人，请同署之。”乃出征会之牒，不送齐侯，却先送楚成王求署，孝公心中亦怀怏怏。楚成王举目观览，牒中叙合诸侯修会盟之意，效齐桓公衣裳之会，不以兵车。牒尾宋公先已署名，楚成王暗暗含笑，谓襄公曰：“诸侯君自能致，何必寡人？”襄公曰：“郑、许久在君之宇下，而陈、蔡近者复受盟于齐，非乞君之灵，惧有异同，寡人是以借重于上国。”楚成王曰：“然则齐君当署，次及寡人可也。”孝公曰：“寡人于宋，犹宇下也，所难致者，上国之威令耳。”楚王笑而署名，以笔授孝公。孝公曰：“有楚不必有齐，寡人流离万死之余，幸社稷不隳，得从未歃为荣，何足重轻，而褻此简牒为耶？”坚不肯署。论齐孝公心事，却是怪宋襄公先送楚王求署，识透他重楚轻齐，所以不署。宋襄公自负有恩于齐，却认孝公是衷肠之语，遂收牒而藏之。三君于鹿上又叙数日，丁宁而别。髯仙有诗叹曰：

诸侯原自属中华，何用纷纷乞楚家。

错认同根成一树，谁知各自有丫叉。

楚成王既归，述其事于令尹子文。子文曰：“宋君狂甚！吾王何以征会许之？”楚王笑曰：“寡人欲主中华之政久矣，恨不得其便耳。今宋公倡衣裳之会，寡人因之以合诸侯，不亦可乎？”大夫成得臣进曰：“宋公为人好名而无实，轻信而寡谋，若伏甲以劫之，其人可虏也。”楚王曰：“寡人意正如此。”子文曰：“许人以会而复劫之，人谓楚无信矣，何以服诸侯？”得臣曰：“宋喜于主盟，必有傲诸侯之心。诸侯未习宋政，莫之与也。劫之以示威，劫而释之，又可以示德。诸侯耻宋之无能，不归楚，将谁归乎？夫拘小信而丧大功，非策也。”子文奏曰：“子玉之计，非臣所及。”楚王乃使成得臣、斗勃二人为将，各选勇士五百人，操演听令，预定劫盟之计，不必详说，下文便见。

且说宋襄公归自鹿上，欣然有喜色，谓公子目夷曰：“楚已许我诸侯矣。”

目夷谏曰：“楚，蛮夷也，其心不测。君得其口，未得其心，臣恐君之见欺也。”襄公曰：“子鱼太多心了。寡人以忠信待人，人其忍欺寡人哉？”遂不听目夷之言，传檄征会。先遣人于孟地筑起坛场，增修公馆，务极华丽，仓场中储积刍粮，以待各国军马食费。凡献享犒劳之仪，一一从厚，无不预备，至秋七月，宋襄公命乘车赴会。目夷又谏曰：“楚强而无义，请以兵车往。”襄公曰：“寡人与诸侯约为‘衣裳之会’，若用兵车，自我约之，自我堕之，异日无以示信于诸侯矣。”目夷曰：“君以乘车全信，臣请伏兵车百乘于三里之外，以备缓急何如？”襄公曰：“子用兵车，与寡人用之何异，必不可！”临行之际，襄公又恐目夷在国起兵接应，失了他信义，遂要目夷同往。目夷曰：“臣亦放心不下，也要同去。”于是君臣同至会所。楚、陈、蔡、许、曹、郑六国之君，如期而至，惟齐孝公心怀快快，鲁僖公未与楚通，二君不到。襄公使候人迎接六国诸侯，分馆安歇，回报：“都用乘车，楚王侍从虽众，亦是乘车。”襄公曰：“吾知楚不欺吾也。”

太史卜盟日之吉，襄公命传知各国。先数日，预派定坛上执事人等。是早五鼓，坛之上下，皆设庭燎，照耀如同白日。坛之旁，另有憩息之所，襄公先往以待，陈穆公谷、蔡庄公甲午、郑文公捷、许僖公业、曹共公襄五位诸侯，陆续而至。伺候良久，天色将明，楚成王熊恽方到。襄公且循地主之礼，揖让了一番，分左右两阶登坛。右阶宾登，众诸侯不敢僭楚成王，让之居首。成得臣、斗勃二将相随，众诸侯亦各有从行之臣，不必细说。左阶主登，单只宋襄公及公子目夷君臣二人。方才升阶之时，论个宾主，既登盟坛之上，陈牲歃血，要天矢日，列名载书，便要推盟主为尊了。宋襄公指望楚王开口，以目视之，楚王低头不语，陈、蔡诸国面面相觑，莫敢先发。

襄公忍不住了，乃昂然而出曰：“今日之举，寡人欲修先伯主齐桓公故业，尊王安民，息兵罢战，与天下同享太平之福，诸君以为何如？”诸侯尚未答应，楚王挺身而前曰：“君言甚善！但不知主盟今属何人？”襄公曰：“有功论功，无功论爵，更有何言！”楚王曰：“寡人冒爵为王久矣。宋虽上公，难列王前，寡人告罪占先了。”便立在第一个位次。目夷扯襄公之袖，欲其权且忍耐，再作区处。襄公把个盟主捏在掌中，临时变卦，如何不恼？包著一肚子气，不免疾言遽色，谓楚王曰：“寡人徼福先代，忝为上公，天子亦待以宾客之礼。君言冒爵，乃僭号也，奈何以假王而压真公乎？”楚王曰：“寡人既是假王，谁教你请寡人来此？”襄公曰：“君之至此，亦是鹿上先有成议，非寡人之谩约也。”成得臣在旁大喝曰：“今日之事，只问众诸侯，为楚来乎？为宋来乎？”

陈、蔡各国，平素畏服于楚，齐声曰：“吾等实奉楚命，不敢不至。”楚王呵呵大笑曰：“宋君更有何说？”襄公见不是头，欲待与他讲理，他又不管理之长短，欲作脱身之计，又无片甲相护，正在踌躇，只见成得臣、斗勃卸去礼服，内穿重铠，腰间各插小红旗一面，将旗向坛下一招，那跟随楚王人众，何止千人，一个个俱脱衣露甲，手执暗器，如蜂蚁聚，飞奔上坛。各国诸侯，俱吓得魂不附体。成得臣先把宋襄公两袖紧紧捻定，同斗勃指挥众甲士，掳掠坛上所陈设玉帛器皿之类，一班执事乱窜奔逃。宋襄公见公子目夷紧随在旁，低声谓曰：“悔不听子言，以至如此，速归守国，勿以寡人为念！”目夷料想跟随无益，乃乘乱逃回，不知宋襄公如何脱身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